

狄尔泰与西方精神科学的奠基

黄小洲

[摘要] 19世纪中后期,西方精神科学(人文科学)陷入大危机中,狄尔泰坚决捍卫精神科学乃至人文主义的尊严。他主张精神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能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独立学科群,并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我们统治自然,但我们理解精神,这表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狄尔泰哲学的第一原则是Leben(生命或生活),它是狄尔泰为精神科学大厦奠基所找到的第一块坚实基础。探究人的生命就在于认识人的心理或精神,因此一种描述的心理科学成为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奠基学科。由于实证主义强烈批判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这就逼着他走向解释学的奠基道路。可以说,狄尔泰堪称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关键词] 精神科学;生命;解释学;狄尔泰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21)04-0083-08

DOI:10.13624/j.cnki.jgupss.2021.04.011

引言

在德国思想史上,“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也译“人文科学”)这个词是与狄尔泰(1833—1911)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狄尔泰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为精神科学的独立性展开艰辛的奠基工作,精神科学今天才能成为与自然科学比肩并列的学科系统群。就此而言,狄尔泰堪称西方现代精神科学之父。

狄尔泰出生于1833年,恰逢黑格尔(1831)、歌德(1832)和施莱尔马赫(1834)相继离世,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德国古典的哲学、文学和宗教辉煌时代的终结。生活在德国这样一个“后古典时代”中,狄尔泰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由狄尔泰对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这条20世纪德国哲学主轴线所产生的效果史可以得到证明。潘德荣先生就称狄尔泰是“哲学诠释学之父”^[1]。

—

精神科学关联着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以人道主义为要义。然而,西方近代以来人文科学正陷入一场深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成

为自然科学的奴婢。作为近代科学主义的开山鼻祖,培根明确批评古希腊人是天真的孩童^[2],只会耽于空谈辩论而无实际事功,他主张人类要在科学技术革新中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的地位。笛卡尔公开承认自己讨厌历史、诗词和修辞学等人文科学而偏爱数学,斯宾诺莎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是用几何学的方法写成的。无论是英国经验派还是大陆理性派,乃至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从培根到孔多塞这将近两百年的时期可以看作是西方自然科学精神引领整个学术研究的勃兴时代。伴随着现实技术的大踏步前进与成功效应,自然科学日益成为新神、新霸权,人文科学那种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和真理性失去了,需要从自然科学中借来方法才能为自身的真理性辩护,否则就不算科学。人文科学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需要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仰仗其鼻息,这种状况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达到顶峰。正是在这人文科学的大危机中,狄尔泰坚决捍卫精神科学乃至人文主义的尊严。

何为精神科学?狄尔泰建构的精神科学是一个与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相并列的概念,大概相应于我们今天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收稿日期] 2021-0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黑格尔与现代解释学关系研究”(15XZX012)

[作者简介] 黄小洲,广东茂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

学,英文通常用human studies或human sciences来翻译。1849年,希尔斯(Schiels)翻译了英国实证主义大师密尔的《逻辑学体系》,其中他就用德文Geisteswissenschaften来对译英文moral sciences(道德科学)。休谟的《人性论》副标题准确来说应该是“在道德主题(moral subjects)中采取推理的实验方法的一个尝试”^[3]。法国孔德说:“归根到底,人们当时只应当设想一门单一的科学,即人文科学或更准确地说社会科学。”^[4]以兰克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历史科学(Geschichtliche Wissenschaften)。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特则提出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这个概念。

尽管狄尔泰不完全满意精神科学这个名称,但是他仍认为这个术语的不适当程度最低。首先,上述那些名称的指称范围都过于狭窄,没办法容纳人文社会的广阔领域。他认为:“孤立的具体精神科学必定会陷入僵死的抽象之中。孤立的精神哲学是一个幽灵。”^[5]^[12]其次,精神科学这个词已被广泛接受,有着便利的读者基础。再次,精神科学这个名称优势在于直指事情的核心,并且这些科学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系统,完全依赖这个精神统一体;“诸精神科学的最普遍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涉及人、人类”^[6]^[7]。最后,以精神来命名最能够彰显人类精神比自然物体高贵的品质。因此,狄尔泰主张采用精神科学这个名称,认为它是最合适的。

当狄尔泰在1883年发表《精神科学导论》主张精神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能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独立学科群时,他的直接动因是要对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强势实证主义展开批判。身处传统神学和哲学式微而自然科学独霸的时代,狄尔泰痛感,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结合成一个学科群(即精神科学),才能抵抗自然科学的过度扩张,从而证明自身的合法性、真理性和独特方法论。然而,当狄尔泰一再追问精神科学的客观知识如何可能时,这种发问方式本身深度表明他根本无法摆脱实证主义对他的影响。思想的自我矛盾性深深地折磨着狄尔泰对于精神科学的奠基或建构工作。穆尔鲜明地说:“狄尔泰哲学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矛盾性哲学。”^[7]^[4]

狄尔泰是从认识论、方法论与逻辑学的三统一综合视域来给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的。19世纪逻辑学的共同特点就在于把逻辑学当作某种关于方法的理论。至于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则

是近代西方哲学家们的基本共识。笛卡尔指出:“寻求真理而没有方法,那还不如根本别想去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理。”^[8]狄尔泰自觉地继承并结合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认识论研究传统。他坦诚自己与洛克、休谟和康德的认识论研究路径相一致,并且认为“哲学首先是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或一种认识论来完成其任务的”^[6]^[7]。这样,认识论就成为一门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哲学基础。狄尔泰明确表达精神科学的奠基工作包含三大任务:一是确定精神科学的一般特征,二是解释精神的构成以及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三是追问精神科学的客观知识^[6]^[10]。

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狄尔泰要走一条新的综合之路即“历史理性批判”。为精神科学奠基与历史理性批判是同一件工作,只不过命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后者则强调知识批判的路径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历史理性。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得意学生,狄尔泰致力于把历史原则给予哲学的提炼。他声称:“一切精神科学都依赖于历史研究。”^[6]^[2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狄尔泰要把自己归入康德传统但同时又要批判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了。他批评说:“洛克、休谟与康德所构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中并没有流淌着真实的血液,而是作为理性赤裸的思维活动的稀释汁液。”^[5]^[7]

洪汉鼎先生评价狄尔泰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的基础是一件划时代的工作^[9]。然而这种划时代性的背后包含的却是诸多互相矛盾的思想在狄尔泰脑海中交集,概括起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德国思辨唯心论、英法的实证主义、德国实验心理学和德国历史学派。正是这五个方面思想来源的“互相纠缠”,使得人们在理解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奠基工作时倍感困惑,时常感到矛盾重重。

当狄尔泰展开精神科学的奠基工作时,他旗帜鲜明地区分:我们统治或战胜(meistern)自然,但我们领会(begreifen)精神^[5]^[14]。这个区分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想底蕴,即限制自然科学理性对人的精神的过分僭越。伽达默尔曾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狄尔泰思想中的这个浪漫主义来源。自然科学的方法靠“因果说明”,而精神科学的方法则靠“同情理解”。这两大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分野昭然若揭。狄尔泰把浪漫主义者特别是施莱格尔兄弟和诺瓦利斯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重要引路人,他批评密尔的实证主义

只懂得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把精神科学强行纳入自然科学的抽象图式,从而使得精神科学变得单调乏味而毫无生气^{[10]81}。

但是如果我们凭此就认为浪漫主义者狄尔泰是一位坚决的反实证主义者,那就错了。胡塞尔说:“在我为了根本地克服实证主义的内心奋斗过程中,我不得不强烈拒绝狄尔泰的旧著《精神科学导论》中表现出来的实证主义。”^[11]伽达默尔后来更是明确地强调狄尔泰思想中包含浪漫主义与实证主义互相对立的矛盾来源。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正式开篇时摘引了科学家赫尔姆霍茨的话:“此外迄今为止,现实揭开了自身忠实的法则,探究的科学总是比神话幻想与形而上学思辨的极度劳碌想描画的更崇高、更丰富。”^{[5]12}这个摘引对于理解狄尔泰思想中的实证主义构成具有指导性意义。显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奠基工作绝不会走神话学的幻想道路,也不会攀缘形而上学的思辨路径。他强调其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些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社会的人们去认识历史社会科学的各种原理和规则,把哲学探究与实证探究相分离是站不住脚的^{[5]67}。

二

狄尔泰哲学的第一原则或出发点无疑就是Leben(生命或生活)概念,它是狄尔泰为精神科学大厦奠基所找到的第一块坚实基石。他本人明确地说:“我们通过体验和理解去把握‘生命’这个囊括了全部人类的整体。这个广泛至极的实在物不仅是精神科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哲学的出发点。”^{[6]116}后来海德格尔也曾指出:“狄尔泰的研究是由不断追问‘生命’得到激励的。他从生命本身的整体出发,试图依照生命体验的结构网络与发展网络来领会这种‘生命’的‘体验’。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不愿再依循心理元素与心理原子制定方向,不愿再拼凑起灵魂生命;这种心理学毋宁以‘生命整体’及其诸‘形态’为鹄的。”^[12]可以说生命哲学是狄尔泰的基本立场。因此,不理解生命就理解不了精神科学。

当狄尔泰强调哲学要高举生命的旗帜时,他就将生命浪漫化了,扑面而来的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气息。狄尔泰不仅是施莱尔马赫、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歌德等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传记撰写者,而且是后德国古典时代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诺瓦利斯这位浪漫主义的天才与神秘精灵指出:“仔细研究生命,便造就出浪漫主义者。”^[13]国际解释学研究专家帕尔默也

认为狄尔泰专注于浪漫主义的遗产,回返生命本身就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14]。

生命是什么?这是生命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狄尔泰之前,欧洲的自然科学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生命就是细胞。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施来登(Schleiden)和施旺(Schwann)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单元,细胞具有分裂、分化、繁殖、新陈代谢、遗传和死亡等共同特征。1864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巴黎大学的演讲中说:“生命就是一个微生物,而微生物也就是生命。”^[15]不管是欧洲近代早期的生命机器论(例如笛卡尔和拉美特利)还是后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其实无不表明唯物主义的这种根本哲学立场,即生命就是一种物质的运动,与神灵无关。1868年,达尔文主义的强力辩护士赫胥黎在英国爱丁堡的演讲题目就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狄尔泰浪漫主义的生命哲学强烈地反对这种实证主义式的生命观,因为它把生命肢解了,但凡是生命的地方,都被看作是一种机器。例如把骨骼和肌肉看作是绳索滑轮组,把心脏看成是一个发条,肺就是一个风箱,血管是水压管等。在狄尔泰看来,生命是一个统一体或整体,不容许有任何肢解。可以说,任何把生命简单视为物质运动的理论都没有把握生命的真谛。歌德的这句名言广为流传:“理论全是灰色,敬爱的朋友,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16]显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强调,生命的真谛就在于人的精神。他说:“在精神科学中,我将生命一词仅仅用于人类世界。”^{[6]207}因此,狄尔泰认为,凭借手术刀、钳子、放大镜、曲颈烧瓶、体温计、天平、动植物标本等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理解生命,在科学的手术刀面前,生命应该保持一种不被肢解的尊严与神圣性。生命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珍宝和标识牌。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精神领袖弗里德里希·施莱尔格尔就主张:“一切生命究其本原都不是自然的,而是神性的和人性的。因为它必然产生于爱,犹如没有精神就不可能存在理智一样。”^[17]德国浪漫主义作为对欧洲科学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叛,它对生命抱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认为上帝之爱比自然物质显得更亲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4:6》奥古斯丁曾近乎迷狂地呼唤:“主,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最高

的生命。”^[18]托马斯·阿奎那以严格的逻辑论证：“生命以最高等级的形式特别地存在于上帝之中。”^[19]无论是奥古斯丁的虔敬呼喊，还是阿奎那近乎几何学式的证明，上帝都是作为“宇宙的神圣生命”^[20]而对人类知性保持着高度的奥秘与高贵。为了呼应这种神学的生命观，狄尔泰采用“生命的深渊”^{[6]241}这样的比喻来抗拒实证主义科学认识的探照灯。他甚至说：“我们通过自己本身而熟悉了生命，我们不可能走入生命的背后。我们不可能将生命押解到理性的审判台前。”^{[6]236}

然而狄尔泰意识到，这种生命的宗教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它很容易演变为敌视科学的宗教狂热。身处科学的时代，狄尔泰处处感受到自然科学研究带来的巨大成就和强大的解释力。尽管狄尔泰作为浪漫主义者有将生命往宗教神圣化方向推的倾向，但是实证主义的知识教养又让他保持了某种节制。毕竟，把哲学视为神学奴婢的时代已经过去，生命的神学化理解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狄尔泰明确说，生命并不意味着某种超越者(上帝)^{[6]213}。

除了要克制生命的上帝化，狄尔泰还要面临他那个时代正在流行的各种非理性的生命哲学。扭转生命哲学的激情化走向是狄尔泰生命哲学要做的重要工作，因为狄尔泰主张的是一种冷静节制的、认知型的生命哲学。早在黑格尔的时代，叔本华就提出了他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在黑格尔去世之后，克尔凯郭尔同样起来反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他说：“在激情之中所有人生都相同，而信仰是激情。”^[21]这种激情是不可救药的恐惧与战栗，或者说它是一种绝望的病症，一种致死的病症。换言之，正是在畏惧的激情当中，生命现身并当前化了。与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相反，尼采的生命哲学则表现出一种乐观、亢奋、好战的昂扬激情。尼采声称比人的自我意识更伟大的是人的肉体，肉体才是最大的理性，是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22]。生命在肉身中引吭高歌并化身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

然而在狄尔泰看来，这些激情化的生命哲学都是病态的和过度的，其中隐藏着非常大的危害，最终是毁灭生命。斯宾诺莎就曾说：“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制。在命运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虽明知什么对他是善，但往往被迫而偏去作恶

事。”^[23]同样，狄尔泰也要将生命冷静下来，把激情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中，因为只有有一种健康的情感或意志状态中，生命才能得以维持。为了冷却生命的过分躁动，从而缓和与启蒙理性的过分对立，狄尔泰将生命诗化或艺术化。他说：“今天，哲学思考渴望生命。它想要返回一种强烈的生命喜悦，返回艺术等。”^{[6]243}这样一来，在诗和艺术中，生命既能保持一种适度的高贵性，同时又能净化那些过度的有害激情。亚里士多德古老的悲剧净化说在狄尔泰这里起着效用。

与尼采比较起来，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显得四平八稳和客观冷静。为了认识生命，狄尔泰不得不把曾经被拒斥的科学理性重新邀请回来。他说：“生命和生命经验是理解社会-历史世界的长流不息的源泉。理解活动从生命出发，不断探入新的深度；只有通过重新返回生命和社会，精神科学才能获得其最高的意义，一种处于不断增长状态的意义。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必须首先走过科学认知的客观性这一阶段。”^{[6]122}当狄尔泰强调科学认知的客观性时，他虽然控制住了浪漫主义的极端化，但却把自己思想中浪漫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矛盾性尖锐化了。

三

生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深渊。谢地坤先生认为，狄尔泰几乎在意识事实与生命之间画上等号^[24]。在狄尔泰这里，其实不仅意识与生命可以画等号，灵魂、心灵、心理、精神、思维、自我、主体、人格等概念都可以与生命相互通。这样一来，探究人的生命就在于认识人的心理或精神。在西方的传统中，存在着一门关于人的心理或精神的科学，这就是心理学。狄尔泰说：“心理学已经站在逻辑—认识论问题的入口。”^{[6]288}因此，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奠基就具体地落实到心理学这门学科上。狄尔泰分析说：“对于社会—历史实在的分析所能够导致的那些最简单的结果，都可以在心理学领域找到。正因为如此，所以心理学是这些具体的精神科学之中的第一种精神科学，也是最根本的精神科学。因此，它的各种真理构成了这些精神科学进一步形成过程的基础。”^{[10]60}狄尔泰区分出三种心理学：传统的形而上学心理学，正在流行的实验/说明心理学和他自己主张的描述心理学。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奠基所需要的是—种描述的心理科学。

心理学在西方源远流长，但是狄尔泰认为传统的心理学大多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

柏拉图认为神在创造宇宙时把理智放到灵魂中,再把灵魂安置在身体里。在中世纪,上帝则成为全宇宙最高的心灵。对于这些,狄尔泰是强烈批评的。他认为,形而上学已经沦为各种荒谬推理的娱乐场。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使历史生命的丰富本质贫乏化和僵化了。因此,精神科学的奠基不能沾染任何形而上学,否则就是自找折磨和自我毁灭。他直白地说:“我将努力表明,人们对可以得到普遍承认的形而上学的寻求,受到了我们已经置之不理的各种科学的状态制约,因此,任何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的做法,都是属于过去的。”^{[25]17}然而狄尔泰明显觉察到困难在于,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形而上学一直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持久存在着,它甚至像一位皇后那样统御着其他具体学科。作为德国历史学派之子,狄尔泰对历史有着独特的情怀,他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形而上学的出现、辉煌与式微。他的名言是:只有通过理解形而上学,人们才能完全克服形而上学^[26]。

正在流行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强调心理学是一门经验的、实证的、实验的、精确的科学。在德国,费希纳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k),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必须像物理学一样建立在经验和经验事实的数学联系之上,需要进行测量。狄尔泰对实证主义心理学表示极大的气愤,他认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完全不同,心理世界绝不能还原为光、电、化学反应等。狄尔泰在实验心理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发动了对它的第一波攻击,这引发了后来胡塞尔更强烈的反心理主义浪潮。比狄尔泰稍早一些,布伦塔诺就严格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他认为只有感觉才是可以测量的,而费希纳方法所测量的与其说是心理现象,不如说是物理现象^[27]。这个看法给狄尔泰以很大的启发。他嘲讽地指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从歌德的大脑结构或身体特性出发来说明歌德的激情和诗人创造力^{[5]18}。

当实验心理学把人的精神还原为神经系统、血液循环、骨骼肌肉的运动等时,它其实预设了很多不是诉诸经验观察到的理论假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批评实验心理学看似实证具体,实际上却是抽象的、先验的。“自然的系统是抽象的,而心灵、历史实在的系统却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自然科学用思想补充现象。”^{[6]107}任何心灵经过实验心理学的分解之后就变成一

堆僵死的机器零部件,已经完全失去它的本源、本真状态的生命统一性。

为此,狄尔泰提出他的主张:要建立一种描述的心理科学,这才是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他说:“只有当心理学是一种仅仅局限于确立各种事实和存在于这些事实之间的各种一致性的描述性学科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精神科学。它必须非常清楚地把自己与说明性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的目标是借助于某些假定,把人类的整个文化世界推导出来。只有以这种描述性的研究程序为基础,这样一种说明性的心理学才能得到精确的、不带任何偏见的、使它那些心理学假说有可能得到证实的材料。但是,最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具体的精神科学才能获得本身是可靠的基础;现在,即使那些最出色的心理学说明,也是把一种假说建立在另一种假说之上的。”^{[25]50-51}

狄尔泰将自己的描述与解析心理学、与基于实验的说明心理学严格区别开来,描述心理学不借助任何理论假设,因而它对于人类精神或心理的认识才是最本源、本真的客观认识,这种认识应该成为说明心理学乃至一切科学的坚实根基。由此可见,描述心理学致力于本源地描述人类的各种心理事实,而这种心理事实狄尔泰称之为体验(Erlebnis),换言之,当下的意识状态就是体验。体验成为一切知识的起源和基础,生命说到底就是体验,即一种心理体验或意识流,前反思的意识。跟生命一样,体验本身是深不可测的,任何科学实验都不能深入它的背后。但是体验又是原生态地呈现在心理当中的东西,它是确定无疑的,它不需要任何概念,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中介就被直接把握到。换言之,体验诉诸的是一种内省的方法而不是物理实验的方法。他说:“体验的确定性都不需要任何中介……体验是直接的。”^{[6]23}这种体验的直接性或可描述性似乎非常类似于浪漫主义的理智直观,不需要理论假设。

如何来描述我们的生命体验?狄尔泰将描述心理学进一步深化为一种结构心理理论。他认为心理体验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单元,它由体验内容和体验态度组成。体验内容丰富多彩、无穷无尽,例如图像、声音、气味、触觉等,体验态度则指希望、想象、恐惧、喜欢、赞同等情感判断。“态度不能决定内容的在场,内容也不能决定态度的出现。……它们在体验中结合为一个结构单元。”^{[6]18}由此可见,狄尔泰试图发展的这种结

构主义心理学,处在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与布伦塔诺的意向心理学之间,或者说是对前两者的一种综合。但是狄尔泰又限定,体验内容应该指清晰可辨的部分。这样一来,梦境、癫狂、压抑、潜意识等内容,甚至冯特讨论的动物心理都被狄尔泰排除在外了。这保证了狄尔泰描述心理学的健康、正常或常识哲学的走向,而不至于陷入极端中不能自拔。在体验态度中,狄尔泰特别强调情感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从事评价时,知性的和决断的态度要以情感为基础。”^{[6]42}甚至在某些内容领域对知性闭门不让进,却对情感敞开大门。狄尔泰主张,心灵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目的系统,它能够将认知、情感和意志三者协调和谐。

1896年,实验心理学家、狄尔泰往昔的学生艾宾浩斯撰文批评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并为实验心理学辩护。这个批评对于狄尔泰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打乱了他的研究规划^{[7]199}。晚年狄尔泰不得不再次重申心理生命的规律性、可认识性乃至可归纳性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狄尔泰在艾宾浩斯批评后对早年实证主义立场的一定程度回归。他早年就主张精神科学容纳自然事实于自身中,并以自然认识做基础。张汝伦教授认为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是失败的,从这里看他的观点颇有道理^[28]。

四

描述心理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诉诸的是一种内省式的体验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很难超越个人主义的主观内心活动从而无法客观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晚年的狄尔泰,使他焦虑不已,他甚至在文章中以自己的这种痛苦来举例说明。精神科学的稳固基础究竟在哪?晚年狄尔泰的答案是:解释学。

在狄尔泰早期的思想中,黑格尔的形象基本上以负面为主;但是到了晚年,狄尔泰则经常以赞扬的口吻谈论黑格尔。他明确说:“我一直将生命客观物称作‘客观精神’。黑格尔深刻而又幸运地创造出这一术语。”^{[6]131}显然,正是通过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生命体验的神秘深渊被带到了晴朗日光之下,我们可以通过生命的客观物这个中介来清楚地认识生命本身。狄尔泰晚年给精神科学奠基的新路径是一种融合客观精神思想的解释学——生命寻求表现,成为客观物,我们再从客观物的理解中返回到生命。换言之,这是一条迂回的、循环式的解释学长途。穆尔说,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与解释学是互补的关系,只

不过解释学被赋予了优先的地位^{[7]241}。

狄尔泰解释学的三要素是体验(Erlebnis)、表现(Darstellung)与理解(verstehen)。我们可以把这看作狄尔泰解释学的标准版公式。显然,在狄尔泰这里,浪漫主义的生命立场、描述心理学的原则、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哲学和普遍的规则解释学是融合在一起的。狄尔泰在1900年发表《解释学的兴起》一文,这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它已经释放出上述这种综合性的诸多信号了。

海德格尔后来强调说:“狄尔泰也接受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理解的规则’。”^[29]《解释学的兴起》一文可以看作狄尔泰版本的西方解释学史。在狄尔泰眼中,西方解释学史就是一个不断强化解释学的科学认识性、规则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过程,并且这个历程在施莱尔马赫那里达到一个高峰。与施莱尔马赫相似,狄尔泰同样把解释学看作一种普遍的解释学、规则的解释学、科学的解释学、理解技术的解释学或认识论与方法论合一的解释学。这样一来,我们在西方解释学中把狄尔泰与施莱尔马赫并称似乎并没有不妥。狄尔泰正是通过这种规则的解释学回应了实证主义和实验心理学的责难。

在狄尔泰的解释学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生命把握生命(leben erfasst Leben.)^[30]。换言之,我们通过精神的客观物或生命的对象化所理解到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生命本身。在这里,理解的可通达性是靠生命的普遍同一性来达到的,浪漫主义的同一哲学是其底色。狄尔泰明确说:“理解是对‘你’中之‘我’的再发现。”^{[6]179}后来伽达默尔把这一断言发展成解释学的“我你原则”。在近代,维柯赋予人类造物比自然事物更高的认识可靠性,其运用的正是同类相知原则,因为历史造物是人的产物,而自然并不是人的产品。精神科学的认识就要比自然科学的认识更可靠。

生命体验必须客观化或对象化而成为客观精神。他说:“生命就是我们在体验和理解中所获得的内容。在这一意义上,生命包括客观精神的全部领域,因为它可以经由体验而展现自身。”^{[6]236}也就是说,解释学在生命的客观化即客观精神中来审视和理解生命。狄尔泰界定说:“我所谓的客观精神指的是一些纷繁复杂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诸个体物中的共同性将其自身客观化于感性世界之中。在这种客观精神

中,过去物持久地存在于我们面前。它的领域包括生活方式、交往形式、社会为自己创立的目的系统。同时,它也包括道德、法律、政权、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61]191}狄尔泰的客观精神概念在指称范围上远远超出了黑格尔的界定,它几乎涵盖了从人的表情、行为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精神的出现突破了生命体验的主观性、流变性与模糊晦暗性,它拓展和丰富了生命体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主观主义、单子主义和原子主义弊病,为后来伽达默尔解释学走向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主义提供导向。

似乎存在这两种解释学:一种是狭义的解释学,它以历史留存下来的语言经典为理解的中心点。狄尔泰说:“诠释科学就是解释文献的技艺学。”^{[31]178}这可看作是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一种延续。另一种则是广义的解释学,它以精神的一切客观存在物为理解对象。这可看作一种黑格尔式的解释学。狄尔泰说:“理解首先产生于实际生活的需要。人们注定要彼此交往,他们必须彼此了解。”^{[61]190}显然,在这里理解不是局限在语言文献中,理解成为人生存在于世界上一种命定般的生活需要。与此相对应,狄尔泰同样区分了两种理解形式:一种是严格的理解,即“这种对一直固定了的生命表现的合乎技术的理解,我们称之为阐释或解释”^{[31]177};另一种是不严格的即宽泛的理解,指从各种感性符号(例如表情、动作、音乐、诗歌等)来认识心理状态。因此狄尔泰强调:“理解和解释是精神科学的通用方法。精神科学的一切功能和真理都集中于理解。在每一点上,理解都开启了一个世界。”^{[61]188}

狄尔泰还区分了理解的基本形式和高级形式。理解的基本形式指对单个生命表现的解释。它们像字母一样,经过组合后可以构成理解的高级形式。显然,对单个生命表现的解释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而应该放到他所在时代和地区中的共同观念、态度和理想中去理解,因为个人是浸润在这个客观的生活世界中而成长起来的。这就触及理解的循环这个重要问题。任何理解都是从部分进展到整体,再从整体反观部分,如此循环不息。

在理解的高级形式中,狄尔泰把浪漫主义的個人精神与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讨论。移情、模仿与再体验是狄尔泰的核心词汇,他强调理解始终要以个体精神为

对象,自传或传记具有重要意义。狄尔泰描述说:“由于理解的基本运作,物理学意义上的可见的语词唤醒了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各种可能性。心灵重新走上某些熟悉的道路,这是它曾经在同样的境况下走过的道路,也是曾经给它带来欢乐与痛苦、欲望与行动的道路。”^{[61]196}显然这里对客观精神的把握再次回归到个人内心的理解,个人心理的各种独特构造能力如移情、模仿、再体验、回忆、想象等都被调动了起来。对他人、异域他乡或历史客观物的理解仿佛成了自己曾经体验过事情的一种重温或重历。理解游走在陌生与熟悉之间。在高级理解中,这种创造性的心理重构能力被狄尔泰规定为一种特殊的、个体性的天才行为。狄尔泰非常赞同施莱尔马赫浪漫主义解释学的经典主张:我们应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自己。他认为这包含着一个心理学的真理。但是让人困惑的是,狄尔泰竟然把与浪漫主义针锋相对的实证主义思想包含进来:“高级理解活动都具有共同特点,即它们都要通过归纳推理的方式,从给定的生命表现出发,最终理解一个整体的关联体。”^{[61]194}可以说,狄尔泰到晚年也没有摆脱实证主义的纠缠。

由此可见,正是通过解释学的这条迂回途径,狄尔泰找到了精神科学的根基。他总结说:“只是通过理解的过程,一个生命才清晰地看到它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将自己实际体验到的生活投诸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表现时,我们才理解了自己,理解了他人……精神科学就植根于生命、表现和理解的关系之中。”^{[61]179}正是从解释学这里出发,精神科学的基础不再局限于神秘的生命体验,而走向客观化、普遍化的公共领域。

结 语

2世纪40年代,卡西尔在《文化科学的逻辑》中评论说:“歌德和黑格尔逝世后迄今的这一百年中,哲学和科学陷入了一种内在的危机。最能显示出这一危机的,莫过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32]这场危机毋宁说就是精神科学合法性的危机,而最先意识到危机来临并且几十年持之以恒地寻找解决之道的正是狄尔泰。

与尼采激进化的学术风格不同,狄尔泰在为精神科学奠基的过程中企图通过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来涵盖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重大学术新动向,并且与传统学问相勾连。可以说,狄尔泰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的一个蓄

水池。他一方面严厉地批评实证主义,但又处处表现得很实证化;他猛烈攻击德国思辨唯心论,但晚年又不得不回归一种黑格尔主义;他信赖浪漫主义,但又强调节制冷静;他时刻关注实验心理学的进展,但又厌恶其中的唯物主义气息;他信奉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但又批评它缺乏认识论的奠基。狄尔泰身上如此恢宏的思想构架,在同时代中是少有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赵敦华先生说:“19世纪德国精神科学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运动的中间环节,没有此环节,无论从黑格尔还是从康德出发,都不能理解20世纪的欧陆哲学。”^[33]可以说,狄尔泰是沟通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与当代德国哲学的重要桥梁。

但是狄尔泰思想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其恢宏的综合性,而在于其矛盾性。他沉迷于浪漫主义所营造的个体生命,同时又向往哲学的综合,但是他由于厌恶概念和理智的抽象性,所以他缺乏黑格尔辩证法综合的处理能力。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潮流和历史传统,他没能像黑格尔那样将它们融贯地综合进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中。何卫平教授亦认为,狄尔泰的优点在于全境式、综合式的研究,缺点在于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虎头蛇尾,交叉、重叠、费解、矛盾^[34]。结果是,区别于德国古典时代恢宏融贯的体系,狄尔泰思想带有鲜明的碎片化、片段化和自相矛盾的特点,明显具有过渡时代的哲学风格。

参考文献

- [1]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70.
- [2] 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9.
- [3] 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
- [4] 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7.
- [5]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M]. Berlin: Verlag der Contumax, 2013.
- [6]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M].安延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7] 穆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M].吕和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 [8] 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
- [9]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1.
- [10] 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M].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11] 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
-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55.
- [13] 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集[M].林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302.
- [14] 帕尔默.诠释学[M].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9.
- [15] 玛格纳.生命科学史[M].李难,崔极谦,王水平,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350.
- [16] 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06.
- [17] 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M].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16.
- [18] 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
- [19] 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1卷[M].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38.
- [20] 施莱尔马赫.论宗教[M].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5.
- [21] 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6[M].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2.
- [2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31-32.
- [23] 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6.
- [24] 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85.
- [25] 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M].艾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26] 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175.
- [27] 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M].郝亿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5.
- [28] 张汝伦.从心理学到释义学——狄尔泰描述心理学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60-66.
- [29] 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 [30] DILTHEY.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M]. Berlin: Verlag der Contumax, 2013:61.
- [31]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32]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4-55.
- [33] 赵敦华.德国19世纪精神科学的哲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7-08(A6).
- [34] 何卫平.西方解释学史转折点上的经典之作——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述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54-71.

(责任编辑:胡春燕)